K0

花溪區文史資料選輯

貴州省社會科學院圖書館

K114/06

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阳市花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九年九月

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六）

贵阳市花溪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编
贵　州　新　华　印　刷　二　厂　印　刷

内部书刊印制许可证（87）黔出业字039号

前　言

为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四十周年，我们编辑、出版了《花溪文史资料选辑》第六辑。本辑主要刊载了花溪区一九四九年十一月至一九五六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历史资料，包括迎接花溪解放、清匪反霸斗争、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农业合作化运动、抗美援朝运动等方面的内容。这些珍贵资料，都是作者亲见、亲闻、亲身经历的历史性回顾，叙述得比较具体详细，不但对我区的史学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且对于我区的社会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也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搜集、整理、编辑、出版过程中，社会各界人士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和协助，付出了辛勤的劳动，我们在此谨表由衷的敬意和感谢！

由于编辑时间仓促，水平有限，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恳请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编　者

一九八九年九月

主　　编　赵志远
副 主 编　王　刚　陈世华
编　　辑　刘文艺　贺志华　夏泰豫　熊耀廷
封面题字　龙渊泉
封面设计　夏培民
装帧设计　王　泉
封面刻字　邵天华
校　　对　李隆辉　赵　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

目　录

黔陶清匪记……张大才（1）
在孟关乡执行五大任务的回忆……孙建彬　范　青（14）
在翁岗河执行五大任务的回忆……马龙翔（22）
花溪土地改革回忆……齐林阁（28）
回忆贵筑县青岩镇阶级成分的划分……查日曦（39）
回忆抗美援朝运动点滴……查日曦（47）
高坡乡进行五大任务和土地改革的工作
　回顾……杨钟品（52）
孟关乡的五大任务、土地改革、互助合
　作工作的点滴……陈应高（60）
坝楼村五大任务、土地改革概况……魏兴周（68）
解放初期征粮记实……熊培德（71）
解放初期我在彭官工作的点滴回忆……熊培德（74）
土改前夕农民积极分子培训班在青岩……陈大顺（81）
花溪街进行"五反"教育的情况……齐林阁（84）
花溪组织农业互助的情况……齐林阁（90）
妇女在农业合作社里的作用……肖玉珍（98）
把伙乡麦乃村发动妇女参加农业合作社的
　简况……肖玉珍（103）
王家才互助组介绍……张　鸣（106）
解放初期扫盲和职业教育点滴……宋俊生（110）
解放初期提高小学师资的回顾……陈　卫（115）
贵筑县及花溪区的交通运输情况……田中平（119）
解放四十年来花溪变化见闻琐记……汪汝衡（123）
贵筑县三年来政府工作基本总结……李权抄录（139）

黔陶清匪记

张大才

一九五〇年九月初，中共贵州省委决定："在全省放手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等任务。"为了完成这次号称"第二次淮海战役"的"五大"任务，贵州省军区后勤部抽调干部、战士组成工作团，由政委卿正兴任团长，负责完成贵筑县的"五大"任务。卫生部也组成八十多人的工作队，下到了青岩区。许经武同志（卫生部政治处主任）任队长兼青岩区委书记，李贵鑫同志（卫生部特派员）任区长。孙连捷同志（卫生部供给股长）任黔陶乡乡长。由于黔陶乡匪情严重，李贵鑫区长坐阵指挥。我当时在卫生部工作，也被抽调参加了黔陶工作队的工作。一九五一年五月，"五大"任务基本完成以后，又开展了以土地改革为中心的反封建斗争，没收了地主的土地，征收了富农的多余的土地。广大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在经济上初步翻身了。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在政治上、经济上给农村封建地主阶级以毁灭性的打击，进一步巩固了农村人民民主政权。"五大"任务和土地改革结束虽已有三十八年多了，但我对当时群众如火如荼的斗争场面，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仍记忆犹新，历历在目。现仅将黔陶乡的清匪情况整理如下：

优越的条件，苦难的人民

黔陶乡原辖黔陶、打鱼、杨眉、思潜、骑龙、赵司、马场、关口、河西、谷酒等十个行政村。因乡政府所在地的琬厂村，是贵州省日用陶器（盆、碗等）的重要产地，才取名曰“黔陶”。一九四九年解放初期，黔陶村有烧制碗、盆的窑子十三个，生产车子三百余架，专业生产工人六百余人。所产陶器供应将近半个省。每天到此贩卖、运输陶器的客商、驮马络绎不绝，甚是繁华、热闹。这个村依山面水，景色宜人。村后，山上的松树郁郁葱葱；村前，弯弯曲曲的小河，流水潺潺，清彻如镜，常年不断。一座古朴无华的石拱小桥横跨河上，构通了与贵阳、青岩、花溪等地的交通往来。小桥两端四棵枝盛叶茂的柳树下，是人们饭后茶余休息、钓鱼的好场所。村门口的稻田，平坦肥沃，旱涝保收。赵司村生长的茶叶，质好味纯，散香扑鼻，颇有名气。关口村的梨，个大、皮薄、味甜。杨眉、思潜、骑龙、马场等村土地肥沃盛产大米。总之，这里环境优美，资源丰富，是人们生产、生活的好地方。

然而相反。解放前，这里由于以蒋恒昌为代表的封建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广大农民和陶瓷手工业工人，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蒋恒昌有田九百多挑（每挑八十斤计），并兼营琬厂，当过联保主任和乡长，是周围几十里路有名的恶霸地主，有枪5支。下乡催租或外出，都有人保卫。他不仅残酷地剥削工人、农民，还拉兵派款，欺压群众，无事生非，草菅人命。一九四七年，有五、六百陶瓷工人因工资低，联合起来举行罢工，要求增加

工资。蒋恒昌串通其他几家地主、资本家，勾结当时贵筑县县长和青岩区区长，武装镇压了工人罢工，把领头罢工的吴少明等，关进了县政府的大牢（监狱）。有个外地人来黔陶卖艺谋生，蒋恒昌诬说他是“共产党”的探子，把他拖到山上杀了。惯匪赵建之抢人，案发后赵拿钱买通蒋恒昌，蒋就嫁祸工人吴小龙抢人，把他枪毙了。另外，杨少洲也是这个乡有名的恶霸地主。他有田八百多挑，也开碾厂，并当过乡长、保长和袍哥龙头大爷，和贵筑县军政要员关系密切。就是这些“南霸天”“北霸天”，鱼肉乡里，压得工人、农民喘不过气来。

人民喜庆解放，敌人妄图复辟

“一唱雄鸡天下白”。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十五日，贵阳解放了。黔陶人民奔走相告，喜庆解放，热切盼望解放军早日派人来黔陶，领导他们翻身。可是，以蒋恒昌为首的一小撮地主阶级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不甘心他们的失败，乘群众对共产党解放军政策还不了解之机，大搞反革命宣传。蒋恒昌造谣说：“共产党来了要共产共妻”“十八岁的大姑娘要配八十多岁的老头子”，蛊惑人心。同时，对少数思想较进步的群众，大杀出手。小商贩王云甫，喜得解放，说解放军如何如何的好。蒋恒昌就指使杨少洲把王云甫杀死在家里床上。一九五〇年元月，蒋恒昌、杨少洲勾结贵阳特务分子龙中南，搜刮民间六十余支长、短枪，煽动、强迫二百多人，叛乱为匪，妄图夺回他们已经失去的天堂。蒋恒昌叛乱为匪以后，更加丧心病狂地残害群众，搜刮民脂民膏。赵司村民周耀中，和蒋恒昌有矛盾，蒋就诬陷周耀中私通共产党，派匪团长赵

礼明，到赵司村把周公开枪毙了。与黔陶乡毗邻的龙里县水场铺村民戴存良，因无枪资匪，蒋恒昌就派土匪张长青把戴杀了。蒋恒昌还杀了王文晋等无辜群众两人。派粮要款，敲榨勒索，无恶不作，无所不为，弄得黔陶乌烟瘴气，群众日夜不得安宁。

同年三月，贵州省匪风蔓延。蒋恒昌率匪二百余人，加入了潘方侠匪部的“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被委任为“第二军（军长郑鸣鹏）第一师师长”，杨少洲为副师长，特务分子龙中南为参谋长。潘方侠系中美合作所的老牌特务分子，曾任蒋介石侍从室主任，解放后拉起二千余人为匪，任匪“中央新编第一集团军”总司令。他派人潜入省城贵阳，组织“反共策动委员会”，妄图于三月十五日与匪首曾绍华里应外合，夺取贵阳市。后因被我军和公安机关及早破获，其阴谋破产，此计失败，又施花招，潘方侠又勾结贵筑县境内的车少田、陈开富、帅松明等股土匪，拟先占领青岩、再攻打花溪，然后夺取贵阳。三月十五日，潘方侠率匪部攻打青岩镇。蒋恒昌、杨少洲负责攻打我青岩区公所占领的高地——黑神庙，区公所干部、战士二十余人奋力抵抗，终因敌多我少，寡不敌众，青岩镇陷入敌手。之后，潘方侠、蒋恒昌等又猖狂地向花溪发起了三次进攻。三月二十日，潘方侠率蒋恒昌等匪部二千余人，第一次攻打花溪，激战了四小时，被我军和地方工作人员击退。四月五日，潘方侠、蒋恒昌再次攻打花溪，袭击了原贵州大学（现农学院），打死学生一人，打伤学生、工友十人，劫走男女学生五十多人，并将实验室大部分仪器设备捣毁，后经我军追剿，始将被劫学生全部救出。四月十八日，潘方侠、蒋恒昌等匪部三犯花溪。贵州军区参谋长潘

叔亲率部队到花溪作战，击退潘、蒋等匪部后，又乘胜合围青岩镇匪穴，歼潘方侠匪部二千余人，解放了青岩镇。潘匪南逃。蒋恒昌、杨少洲率残部六十余人，窜到平塘县通州一带活动。

发动群众，追剿敌人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李贵鑫区长、孙连捷乡长率卫生部工作队三十余人到达黔陶。当时，蒋恒昌、杨少洲等残匪虽被我军赶到通州一带活动，但经常派人潜回黔陶，时刻都想复辟。蒋云苍（蒋恒昌的胞弟）纠合一些地主、富农、兵痞、流氓组织假农会，并任"农会"主席，企图与我进行合法斗争。工作队入村的那一天，蒋云苍带领假农会的五十余名会员，打着两面大旗，到村外小桥边夹道欢迎，还杀了一头猪，准备设宴招待工作队。李区长、孙乡长一眼看穿了身穿"长袍""大爷"的这伙人的阴谋，没有理睬他们。相反，同吴少明带领的二百余人的工人欢迎队伍一一握手，非常亲切，李区长还对工人讲了话，工人给以热烈的鼓掌。蒋云苍还暗中通匪资匪，曾多次密谋与蒋恒昌里应外合，把工作队消灭掉。工作队深入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及时掌握了情况，采取有力措施，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夜围栗木寨。十一月初的一天傍晚，工作队队部通知全体工作队员，于晚上九点钟到乡政府集中，同时还从青岩工作队抽来了十多人。我们一进乡政府的大门，守门的同志就交待说："今天晚上有紧急任务，进门后不准大声说话，以保守秘密。"晚上十点钟，全体工作队员（四十多人）开会，李贵鑫区长作了战斗动员。他说："据可靠情报，蒋恒昌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

个血债累累的大地主、大恶霸、土匪头子，率土匪三十余人，从通州返回到马场村栗木寨，准备与蒋云苍里应外合，把我们吃掉。我们这一次任务是将计就计，于明天拂晓前把栗木寨包围起来，天明后将其歼灭。”接着，宣布了行动计划和战斗纪律，并分成三个战斗小组。我被编入第一组。李区长讲话之后，全体同志情绪激奋，斗志旺盛，决心在这次战斗中立功。次日凌晨四时，李区长、孙乡长率部队冒雨出发，沿着崎岖泥泞的山间小路，向栗木寨疾进。路上，不准讲话，不准打电筒。有的同志滑倒了，滚了满身泥巴，也顾不得清理，爬起来又走。凌晨五时左右，部队到达栗木寨。栗木寨三面环山，山上森林密布；寨前面有一小坝稻田和一条小河。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区长、孙乡长立即指挥部队占领了寨周围的山头，封锁了通往寨子里的道路。贵州高原上的初冬凌晨，气温较低，加之衣服被雨淋湿了，我们个个都冷得发抖。六点过钟，天麻麻亮时，李区长派一个战斗组进村搜查，没有发现蒋恒昌匪徒的踪迹。据栗木寨群众反映，由于黔陶村有他的耳目，蒋恒昌昨天晚上听说解放军要来打他，半夜就朝高坡方向逃跑了。跑的时候，他吓得直哆嗦，连马都上不去，还是他的勤务兵把他扶上马的。由此可见，蒋恒昌一伙已被我军打得魂飞魄散，闻风丧胆，落荒而逃了。

高坡追击。李区长立即命令部队向高坡追击。干部、战士听说要上高坡，忘却了寒冷和疲劳，精神焕发，恨不得插上翅膀，飞上高坡，活捉蒋恒昌。从栗木寨到高坡约有六公里，只有红岩冲一条小路可走。这条小路，被称为“南天门”“猴子岩”。意思是说十分难走，连猴子也难爬上去。

同时又是土匪、野兽经常出没之地，平时很少有人敢从此通过。对于我们这些为民除害的人民子弟兵来说，天大的困难也吓不倒我们。“南天门”敢上，“猴子岩”要爬。我们就从红岩冲这条小路直上高坡。小路既窄又陡，路两旁树木参天，密不可进。天空中，云雾飘浮缭绕，细雨绵绵。云连着雾，雾罩着树，苍茫一片，能见度很低，几米以外就看不清楚了。为防止中埋伏，李区长派了几个有战斗经验的同志在前头开路，其余同志一个接着一个的盘旋而上。路上，没有行人。只见到一个打柴的农民，身披麻布片，赤着脚，腋下夹着扁担，手里拿着镰刀，冻得缩成一团。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行军，九点多钟部队到了高坡。这时的高坡，异常寂静。既听不见人的喧哗，也没有狗吠鸡鸣。李区长通知部队在村外隐蔽处休息待命，少数同志进村。群众反映，蒋恒昌到高坡休息只有“一袋烟”（一刻钟左右）的功夫，因怕解放军再追来，就往甲定逃跑了。我们又扑了一次空。

直下甲定。李区长又作了动员。他说：“蒋恒昌又逃跑到甲定去了，我们要继续追击，希望同志们要发扬‘红军不怕远征难’的精神，不怕苦，不怕累，直下甲定，力争把这一伙土匪消灭掉。”经他这一动员，干部、战士已经饿的咕噜咕噜的肚子也不响了，衣服也不觉着湿了，又以饱满的战斗激情，直下甲定。高坡距甲定有10公里。山高林密，坡陡路滑，难走得很，但没有人叫苦，也没有人掉队。下午3点钟左右到了甲定。甲定这时正在赶场。为防止蒋恒昌混在赶场的群众中逃跑，部队封锁了甲定所有的进出路口，约过了半个多小时，进场侦察的同志回来报告说，据该村的群众反映，在我们到甲定前的一个多小时，蒋恒昌就离开了这里，

往惠水、摆金方向走了，真是比狐狸还要狡猾。我们再一次扑了空。这时，李区长、孙乡长通知部队进村休息。在场坝上，我看到赶场的农民不过一、二百人，他们大多数营养不良，面黄饥瘦；身上穿的破破烂烂。有的既不能御寒，也难遮羞蔽体。偶尔看见有人穿棉衣，也是缝了又缝，补了又补。此景此情，我联想翩翩。旧中国啊！旧中国，你把这里的农民推到了如此穷贫的深渊！一九五〇年到现在已近四十年了，尽管现在高坡各族人民还不富裕，但赶场天农民特别是妇女穿的戴的和那时相比，确实是“换了人间。”这是题外话。书归正传，部队休息不久，就从甲定启程，返回黔陶。从甲定到黔陶有二十多公里。由于部队有十七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走到黔陶乡的马场村，干部、战士实在走不动了，才叫该村农会干部向群众派饭。饭后，晚上10点过钟返回黔陶村。

开展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

经过这次追剿行动以后，蒋恒昌再不敢亲自率残部潜回黔陶附近活动，广大群众也亲眼看到了工作队剿匪的决心，对工作队的信任增强了。我们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一方面利用各种形式，大张旗鼓地宣传开展“五大”任务的意义和具体政策，宣传“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中立富农，消灭地主”的农村阶级路线。另一方面，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发动工作。访贫问苦，扎根串连，与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老帮工、老佃户同吃、同住、同劳动。许多同志染了满身虱子，也无怨言，还幽默地把虱子称之为“革命虫”。在群众初步发动起来的基础上，撤销了假农会，成立了以贫雇农和手工业工

人为主体的乡、村农民协会和民兵组织，民主选举了农会和民兵组织的干部。从此，农民开始当家作主了。全乡掀起了一个“清查土匪、查田评产、征收公粮、减租退押、划分阶级、追缴黑枪黑弹、清查浮财、斗争恶霸等为主要内容的群众性的反封建斗争的高潮。这个时候，蒋恒昌看到自己的末日将临，又从通州楼底村派人秘密潜回黔陶散布谣言，说：“蒋恒昌最近要带六十多人杀回黔陶，消灭工作队，杀死吴少明等农会和民兵组织的所有干部。”部分群众听信谣言，忧心忡忡，不敢参加斗争地主的大会，不敢分地主的浮财，甚至个别人要求退出农会或民兵组织。针对这一情况，工作队和农会又召开了各种会议，深入宣传全省剿匪的大好形势，指出蒋恒昌在通州已被我剿匪部队打的东躲西藏，根本不可能打回来，稳住了群众情绪。与此同时，又进一步宣传党的“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功受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开展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分化瓦解敌人。号召已经悔过自新的匪徒，立功受奖。动员土匪家属，设法与自己的亲人取得联系，归劝他们尽快投案自首，争取宽大处理。一九五一年元月，李贵鑫同志又以区长的名义，写了一封劝降信。信中讲了我省剿匪的大好形势和政府的政策，全部、彻底肃清残余土匪指日可待；指明了继续与人民为敌是死路一条，弃暗投明，悔过自新，争取政府宽大处理是唯一的出路。由胁迫为匪、已悔过自新的郭海银将这封信送到通州，交给外逃为匪的黔陶人看。郭海银借此机会讲了家乡的情况，讲了土匪家属希望自己的亲人早日回家团圆的心情，以及自己悔过以后，得到政府宽大处理的实际情况。这些土匪，看了李区长的信，又听了郭海银的劝说，有四十多人

偷偷地从通州返回黔陶，向政府投案自首，得到了政府的宽大处理。蒋恒昌、杨少洲等顽匪更加孤立了。

三下通州，彻底消灭顽匪

对于蒋恒昌之流的这些死心塌地与人民为敌的顽匪，工作队与民兵组成“飞虎队”三下通州，长途追捕，终将全部顽匪捉拿归案，并给予了应得的惩处

一下通州。一九五一年元月下旬，李贵鑫区长率工作队和民兵30多人，由悔过自新的匪众高长兴带路，步行三天，走了近二百华里，到了通州。通州这天正在赶场，人很多。我们部队跟着赶场的人群进了场坝。经高长兴指点，在场上抓到土匪排长王××。经过审问，得知蒋恒昌一伙已逃到丹平、油火一带。这时，天快黑了，我们顾不上吃晚饭，工作队的同志化装成老百姓后，同民兵一道，冒着大雨赶到了油火村大地主胡仁桃家。当喊开门后，只见屋里有七、八个人，有的在烧肉，有的在刮姜，正准备打“牙祭”呢。黔陶村农会主席吴少明开了腔。他说：“我们来接你们回去，不要在外面流浪了。你们的婆娘儿女也希望你们回去”。屋里的土匪抬头看见来的人中间有陌生人，知道大事不好，就往房后面跑。我们举枪又喊：“不准动，举起手来！”。这时，躲在屋子里间里的土匪团长胡开礼（通州人、惯匪）就朝我们开枪，并边打边跑；我们边打边追。胡开礼的脚被我们打伤后，在屋后山上被活捉了。他说他是地主胡仁桃家的雇工，要求我们放了他。吴少明上前一看，大喊一声：“呀！这不是蒋恒昌的拜把兄弟胡开礼吗？一个大匪首、老惯匪，不知杀了多少平民百姓，还骗说是雇工。把你烧成灰我都认

得你。”接着，又活捉了蒋恒昌的匪营长赵启和、匪副营长赵××，以及匪众汪××等共7人，缴获枪4支，子弹若干发。由于我们的人少，出其不意地给匪以突然袭击，没有敢休息，就马上押着胡开礼等8名土匪，冒着大雨，连夜回到了通州。尽管干部、战士和民兵又饿又累，但由于打了胜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通州街上的群众，看到我们押着胡开礼，高兴地说：“花溪来的部队、民兵，为我们通州除了一大害。”

二下通州。一九五一年二月下旬，县警卫营派两个班去通州捉蒋恒昌。黔陶乡派农会干部吴少明和民兵配合他们行动。部队、民兵到通州丹平后，得知蒋恒昌一伙跑到与广西交界的沙沟村去了。警卫营和黔陶民兵，于第二天拂晓出发，走了八十多里，赶到沙沟时，天已快黑了。还未来得及包围寨子，就被匪哨兵发现了，他鸣枪报警。蒋恒昌听到枪声后仓惶逃走，部队、民兵跟踪追击至第二天天亮，终因不熟悉沙沟一带的地形、道路，蒋恒昌又溜掉了，窜到广西境内去了。这次追剿行动，只抓到了几个小毛匪，缴获了5支枪和蒋恒昌骑的一匹大马。蒋恒昌又受到了一次打击。

三下通州。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平塘剿匪部队抓到了一批土匪，听说里边有青岩、黔陶一带的人，便通知我们去人辨认。李区长、孙乡长就派工作队班长孙××、农会主席吴少明，带两个民兵和已悔过自新的梁庆志，共五个人三下通州。他们赶到平塘县城那天，被俘土匪正在开饭。经过逐桌逐人辨认，认出了匪师长蒋恒昌、匪副师长杨少洲、匪副营长蒋长然（蒋恒昌的长子）、匪连长毛风云以及匪排长廖××等5人。后又经对蒋恒昌等人的审讯供认，匪团长蒋礼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